

中国历代改革家文学传记丛书

● 刘明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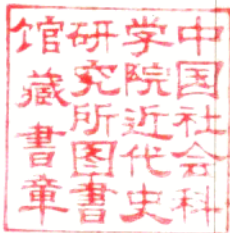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BEIGEYINGXIONGLEI
TANSITONG
ZHUAN

长剑悲歌英雄泪
谭嗣同传



长剑悲歌英雄泪

谭嗣同传



● 刘明银/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K827.5
T 126.1

长剑悲歌英雄泪

——谭嗣同传

作 者 · 刘明银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0 $\frac{3}{4}$ 字数 24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695-7/I · 2409 定价：16.50 元

141303

内 容 提 要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少怀奇志，习武尚义；及至青年，热血奔放，惟求维新，遂与梁启超、康有为为伍，创办学堂，鼓吹变法，终成百日维新之中坚、中华民族之英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人格！本书选取谭嗣同最后百天之经历，恣肆回旋，正本溯源，将往昔与现实交错扭结，互为烘托，勾出一个时代的轮廓，画出一个人的精神。

目 录

序	章	光绪帝天安门明定国是.....	1
第 一	章	深夜刺客,谭嗣同却喜收门徒	5
第 二	章	刘福堂,把粮食退回去!	16
第 三	章	最是寂寞夫人心	28
第 四	章	谁来拯救身陷火坑的女孩?	36
第 五	章	我爱我师,更爱真理.....	45
第 六	章	新政从长沙开始	57
第 七	章	鉴湖女侠,宝剑刺向谁的心窝?	69
第 八	章	流氓的石头和维新党人的思想	79
第 九	章	别了,湘江!	91
第 十	章	死神拒绝谭嗣同,他却走进了继母的地狱	100
第 十 一	章	长剑灼灼,孤旅天涯	113
第 十 二	章	船过江汉,遗恨东湖	125
第 十 三	章	烈士之子 and 洋务余脉.....	134
第 十 四	章	遭遇洋教士,初识义和团	146
第 十 五	章	大较量:帝党与后党	158
第 十 六	章	维新党人集结京城.....	179

第十七章	太后之威和光绪帝之苦·····	199
第十八章	君臣相见,披肝沥胆·····	221
第十九章	袁世凯:前程、军情与女人·····	237
第二十章	阴谋与反阴谋·····	258
第二十一章	袁世凯,你为什么这样无耻?·····	277
第二十二章	豪杰罹难,谭嗣同留驻北京·····	292
第二十三章	艰难的营救·····	302
第二十四章	煌煌屠刀,维新党人头颅何贵?·····	317
尾 章	维新变法之后·····	329
附 录	谭嗣同年谱·····	335
	参考书目·····	337

序章 光绪帝天安门明定国是

公元 1898 年 6 月 10 日深夜，光绪帝在珍妃帐中。

初夏的炎热已经开始袭击古老的北京城，宫闱深重的紫禁城本来就阴气沉沉，叫人透不过气来，现在就更加郁闷。

年仅 27 岁的光绪帝，正值身强力壮的黄金年龄，此刻在珍妃的怀中，却显得心力交瘁，虚汗涔涔。他身为皇帝，日夜为国事煎熬，而事事都要受老佛爷慈禧的牵制与监视，心里极度委屈，精神压抑，身体逐渐变得肾亏气短。幸好上苍赐给他一个珍妃，知孤君之心象，奉淑媛之柔情，使他在极度痛苦和倦怠的时候，能够寻找到一个精神的归宿，焦灼的灵魂得到片刻抚慰。

珍妃用绸巾擦着光绪帝脸上细密的汗珠，侧身拥他入怀，让他沉重的头颅枕在自己的右胳膊上。珍妃温柔的目光落在光绪帝憔悴的脸上，此刻她觉得躺在她怀里的，不是当今皇上，也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孩子。

三更了。夜更加宁静。光绪帝睁开眼睛，坐起来。他要起床。

“皇上应该多休息一会儿，近来为变法之事太操劳了。”珍妃跪在光绪帝身旁，双手轻轻地按着他的肩膀，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光绪帝摇了摇头。其实他一直没睡着。他睡不着。明天早晨他将要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典，向全国颁布酝酿已久的定国是

诏，这让他兴奋而又焦虑。维新思想已经在他心灵深处埋藏了很久，经过数年孕育，马上将要昭示天下，就像期待自己的孩子出世一样，他禁不住喜在心头，而一想到慈禧太后对变法不阴不阳的暧昧态度，还有那些顽固派对变法的疯狂诋毁与反抗，他又不由得悲从中来。然而刚才的更鼓声让他警觉起来，仿佛是催征的战鼓在呼唤他奔向战场，尽管珍妃的怀抱是那样温馨，那样值得留恋，但他此刻要做一匹驰骋疆场的战马。

他给珍妃理了理鬓角的乱发，拍了拍她秀丽的脸庞，温和地说：“我要上早朝了，你可以再睡一会儿。”

时过四更。太和殿的大殿上人声熙攘，当朝的王公大臣、六品公卿拥挤在一起，议论着年轻的光绪帝即将颁布的维新变法诏书，褒扬者有之，贬抑者有之，精神抖擞者有之，情绪颓唐者亦有之。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司礼太监大声高呼：

“皇上到！”

群臣顿时鸦雀无声，分列左右，齐刷刷地跪倒在皇上的宝座前，口中高呼：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光绪帝迈着从未有过的矫健步伐，意气风发地走上皇座，俯视着屈膝跪地的群臣，心中荡漾着喜悦和激动。

“众卿平身！”

王公大臣们缓慢地抬起头来，站直身体，注视着龙袍加身的光绪帝。他们当中有些人清楚地知道光绪帝是如何在这个座位上从四岁一天天挣扎到现在的，他们也深知他与老佛爷的关系，近在眼前的这场变法，对这位年轻的皇上将意味着什么呢？

“众爱卿，经数年筹划，又加老佛爷太后圣诺，维新变法之诏书于今日颁布天下，望众卿不吝辅弼，同心协力，共谋大清国之复兴。”

大学士孙家鼐从太监手中接过明定国是诏书，庄严地捧到众人面前，授予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霖。二位尚书双膝跪地接了诏书，放置在云盘之上，像捧着自己的性命一样郑重，庄严地走出大殿，身后跟着公卿大臣、文武百官。

光绪帝在太监们的簇拥下，坐上八抬大轿，随众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又在众臣的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仰视寰宇，远眺神州，万里江山俱在襟袖之间。光绪帝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变法的前途满怀信心。

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照耀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乃至整个北京城都沐浴着太阳的光辉。数万官员和百姓跪倒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地聆听司礼太监高声诵读定国是诏：

钦奉上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喁嗷，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殊，岂真能制梃以挹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旧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皇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之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

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士。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公大臣，会同妥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后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将此通谕之。钦此。

诵读之声落处，热衷维新变法的激进派早已群情振奋，山呼万岁。光绪帝在城楼之上观看着士气高昂的群下，笑逐颜开，然而笑容里也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阴影，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以刚毅为代表的一帮老臣一边听着诏书一边唉声叹气，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光绪帝面前马上又浮现出那张未曾露面的老脸，它所隐含的杀气让这位年轻的皇上不寒而栗。

光绪帝由此预感到前途的艰险。

然而定国是诏既出，光绪帝没有理由在艰险面前徘徊。二十多年了，他虚坐皇位，一事无成，而在他手中每每又丧权辱国，西方列强频频进犯，堂堂大清帝国无力抗敌，这是民族的耻辱，更是他作为一国之君的耻辱。不变法不行了。

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一个平常的早晨，然而对于光绪帝和中国近代史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英雄意义的 103 天，也开始了光绪帝皇帝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段日子。

定国是诏颁布后，光绪帝马上把目光投向湖南浏阳，因为那里活跃着一个对他极有帮助的旷世大贤：谭嗣同！

第一章 深夜刺客，谭嗣同却喜收门徒

浏阳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为一个著名的地方，自然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然而早在毛泽东出世以前，这里就埋下了自由和民主的种子，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早的萌发地之一，因为这里曾经拥有过一个叫谭嗣同的人。这应该是浏阳成为中国现代名城的最初的渊源。

光绪帝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颁布定国是诏大典时，谭嗣同正在浏阳河畔的水罗村养病。

去年冬天一场伤寒，谭嗣同连续高烧不退，又加上长沙时务学堂和《湘报》馆被敌视维新变法的歹徒抢砸封锁之事，谭嗣同伤心至极，一病不起，卧床两个多月。病情稍有好转，他便从长沙回到家乡浏阳休养，后来为了彻底摆脱学堂事件的阴影，干脆来到水罗村，用浏阳河清澈的河水洗刷心底的忧愁。

选择水罗村是因为门人罗英。罗英的家在水罗村，家中只有爷爷罗六爹和妹妹莲香，清静安宁，再加上村里到处都是青翠欲滴的庄稼和树木，空气特别新鲜，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罗英建议谭嗣同到水罗村休养，谭嗣同的妻子李闰正为丈夫的病愁眉不展，罗英的提议正合她的心意。

爷爷罗六爹和妹妹莲香用乡村最隆重的仪式接待他们全家

的恩人谭嗣同。

谭嗣同住在罗家的草房中，每天吃新鲜的蔬菜，还有罗英专门到浏阳河里为他捕捞的活鱼，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气血慢慢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他白天除看书写文章外，还与罗六爹一起到田间劳动，与邻居聊天，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乡间的生活是安宁的。

谭嗣同每天早晨与罗英一起到河边的一块空地上练剑。

那把乌龙清霜剑已经跟随谭嗣同多年了。他随巡抚刘锦棠从军新疆的时候佩戴着它，赴浙江、台湾、直隶等地考察民情的时候也带着它，这把宝剑成了他最贴身的伴侣和朋友。每当谭嗣同拿起乌龙清霜剑，他都会想起一个人：大刀王五。是他送给谭嗣同这把剑，教会他剑术，并教给他做人的道理。谭嗣同经常想起这位启蒙老师，这位古道热肠的侠客，不知道现在他生活得怎么样了。

浏阳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绿草丛生。朝阳照耀着生机勃勃的大地，露珠在晨曦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给乡村的早晨平添了些许空灵与俊秀。

谭嗣同手持乌龙清霜剑，面朝北方，凝神敛气，一趟纯阳剑法，舒筋健体，丹田之气陡增。

罗英也跟着练，一趟剑下来，蓬勃之气在他身上呼之欲出。然而他毕竟只有十八、九岁，玩心不退，谭嗣同还沉浸在剑术中的时候，他已经在周围的草地上捉起蚂蚱和蝥蛄了。现在这些昆虫已经肥得很，用油炸了吃，是很好的菜肴，对谭嗣同的身体大有益处。逮了许多蚂蚱，罗英又去河里捉鱼。浏阳河的鲫鱼个儿不大，但肉细味香，鲫鱼汤尤其养人，滋阴壮阳，补气提神，谭嗣同对鲫鱼汤喜爱有加。

谭嗣同又一趟剑舞下来，右手执剑，左手置于胸前，作收工之势。他出了些汗水，棉布衬衫已经贴在脊背上，前额的汗珠儿顺脸颊滚落而下，吧嗒吧嗒砸到坚实的土地上，锵然有声。在这片土地上，谭嗣同曾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谭嗣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十分珍爱地擦着那把乌龙清霜剑，这时他听见背后有人高声喊到：

“七爷好剑法！”

谭嗣同转身看去，原来是罗六爹，身后却跟着谭家的老家人谭福。

谭嗣同一把握住谭福的双手，惊奇地问道：“你何以至此？家中一切可好？”

谭福看见谭嗣同比以前精神了许多，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

“家中一切都好，就是夫人挂念你。看见你气色这么好，夫人心里一定会高兴的。只是七爷不该起得这么早，以免再累坏了身子。罗六爹一说你在练剑，我放下包袱就赶过来了，就是想尽早见到七爷。”

谭福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谭嗣同，“这是夫人让我送来的，怕耽误了七爷的大事。”

谭嗣同接过信急忙拆开。那是光绪帝从北京发给他的电函，昨天晚上湖南巡抚陈宝箴派人送到浏阳谭嗣同的家中，今天早晨一大早，谭嗣同夫人李闰便让老家人谭福赶紧送来。

谭嗣同急忙读下去。

“复生君如晤：不知贵体安好否？定国是诏已颁布，孤亟需君之辅佐，望不辞病苦，速速来京，共图维新变法之大业。钦此。”

这已经是第二封电函了。复生是谭嗣同的字。

今年春天，谭嗣同还卧病在床的时候，光绪帝就密电他赴京

参与维新变法，当时他实在无力支撑病体，苦不能行。现在他已基本康复，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召唤他也已经按捺不住了。

谭嗣同把信收起来，微笑着说：“时间再也耽误不起了。再不变法，可能罗六爹明年过冬的粮食又没有着落了。”

罗六爹是一位憨厚的农民。他近来常从谭嗣同和罗英口中听到维新变法的说法，他总以为那是北京的事，那是像谭嗣同这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的事，没想到会与自己的吃饭问题有关。他弄不懂，他只知道谭嗣同是个好人，好人干不出坏事来。

“没有粮食吃不要紧，我们会有办法的。只要七爷的身体好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七爷”这一称呼连谭嗣同自己都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起来的了。大概还是早年在北京跟随大刀王五学艺的时候，大刀王五手下共收了七个徒弟，谭嗣同最小，便排行老七。在谭府中，谭嗣同被称为少爷，人们干脆就跟他喊七爷。谭家当时在北京是很有名望的家族，谭家的孩子在社会上也被人高看一等，有时连师傅大刀王五都喊他“七爷”，这名字就流行开来。从北京到长沙，从新疆到浏阳，谭嗣同与七爷的名字一同为人所知，连六十多岁的罗六爹也称呼年仅 33 岁的他为“七爷”，谭嗣同纠正过几次，可罗六爹还一直这么叫，只能听之任之了。

罗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谭嗣同身边，看到已有数月不见的谭福，颇亲热了一番。谭嗣同手中的信让罗英明白谭嗣同下一步要干什么。

他们正说话间，一位衣着整齐的老者走近他们，给谭嗣同深深地鞠了一躬，递给谭嗣同一个帖子，说：“我是举人老爷的家丁，我们老爷听说七爷受到皇上钦命，特为恭贺，请七爷即日赴宴。”

谭嗣同看了一眼帖子，是本地举人刘福堂。谭嗣同心里冷笑一声，这老家伙消息够灵通的。

“谢谢你跑这一趟。在下不敢无功受禄，请转告你们老爷，不必如此多礼。”谭嗣同把那份帖子还给家丁，然后与谭福、罗六爹、罗英一起返回罗六爹的农家小院。

路上，谭嗣同突然问罗英：“愿不愿跟我一起去北京？”

罗英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做梦都想跟你去北京！”

谭嗣同会心地笑了。

罗英跟随谭嗣同做事，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三年前，湖南大旱，长沙、岳州、浏阳一带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国库空虚，无法救济饥肠辘辘的灾民。老百姓成群结队地逃荒要饭，树叶树皮甚至草根都被吃光了。孩子饿得跟不上大人的步子，倒在路旁，无人收尸。有的家长实在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一狠心把他们卖了出去，女孩子卖给富人家当童养媳，男孩子则卖作义子或去做短工。

谭嗣同从上海回到长沙，接受维新人物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准备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然而目之所及，让他大为惊讶。

他马上写信给在湖北做巡抚的父亲谭继洵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恳求他们拨来粮款，赈济灾民。他对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痛恨至极，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变法图强。越是灾难深重，他越是感到维新变法的迫切。

他在长沙停留了一段时间，回到故乡浏阳，这里的灾荒比长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取出自家的粮食和布匹衣物，分给周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然而饥民太多，这么一点财物如杯水车薪，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谭嗣同虽然还有饭吃，但他比饥民更焦灼、更痛苦。

他夜以继日地整理思路、书写文档，加快成立时务学堂的步伐。他认为只有时务学堂才能唤起民众，摆脱水深火热之灾；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改变目前中国百孔千疮、落后挨打的状况。

电，当时已经被西方的许多国家广泛应用，而中国却完全不知其为何物，只能靠蜡烛或油灯去照亮几千年也未曾照亮的夜晚。

谭嗣同在昏暗的烛光下，时而凝眉思索，时而奋笔疾书。书案上摊开许多书籍和文稿，有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还有日本外相伊藤博文和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有关资料。

妻子李闰已经在堂屋睡去，老家人谭福忙活了一天，也已经到南房休息了。

窗外传来连续不断的蛐蛐叫声，偶尔有一丝微风透过窗棂吹进书房，烛光摇曳着，把谭嗣同的影子投在墙上，忽而拉长，忽而缩短。那把乌龙清霜剑挂在墙上，像一个钢铁卫士一样坚守着岗位。

忽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谭嗣同警觉地看了看紧闭着的房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异样的情况，他继续在烛光下翻阅文稿。

就在谭嗣同刚要提笔书写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传来，屋门被一个蒙面人重重地撞开，蒙面人手举一根木棒向谭嗣同狠狠地砸来。

谭嗣同素有习武的基本功。大刀王五对他数年的精心栽培，使他深得中国武功的真传，不但练就了一身纯熟的武艺，而且有极敏捷的应变能力。他往右一侧身，灵巧地躲过了蒙面人的木

棒，顺势把手中的毛笔摔向蒙面人，当即击中了蒙面人的左臂。蒙面人没看清楚毛笔，以为是匕首或者飞镖，猛一激灵，一把抓过毛笔，仔细一看，方觉上当，生气地把毛笔摔在地上。这短暂的瞬间，谭嗣同已经跳将起来，取下了挂在墙上的乌龙清霜剑。等蒙面人再高举木棒向他发动进攻时，谭嗣同从容地躲过木棒，抽出乌龙清霜剑，一剑刺中了蒙面人的右臂。只听见蒙面人“哇”地一声惨叫，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时谭福闻声赶来，与家人一起把蒙面人绑了。

然而敏感的谭嗣同从那一声惨叫里听出，那好像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谭福重新点燃蜡烛。

夫人李闰也被惊醒，披着一件外衣从堂屋赶过来，看见谭嗣同安然无恙，心里踏实了许多，又看见被绑在地的蒙面人，不禁惊讶万分。

谭嗣同把乌龙清霜剑挂回墙上，定了定神，定定地看着蒙面人。我得罪过谁呢？谁对我如此怀恨，竟至于深夜行刺？

蒙面人为伤口所痛，在地上呻吟着。谭福揭开他脸上的黑布，果然是个孩子。

这更让谭嗣同迷惑不解。夫人在旁边惊恐地“啊”了一声。

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面黄肌瘦，看不出有什么力气，但长得眉清目秀，怎么看也不像个歹人。孩子长长的头发，衣服褴褛，被谭嗣同刺中的地方在流血。

“你是什么人？为何夜闯民宅行凶？”

谭嗣同压住心头的疑问，开始审问这个不明身份的孩子。而孩子却不买他的账，瞪着大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气汹汹地对谭嗣同说：“要杀便杀，有什么好问的！”